

TURKEY &

献给共和国反腐律政风暴

CONVICT

根本利益与根本选择之间——

狱警与囚徒

一个被收审官员的经历与忏悔

李春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I 247.57
83

0112155



狱警与囚徒

Turnkey & Convict



李春良/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BCh65/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狱警与囚徒/李春良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2重印

ISBN 7-5387-1438-3

I.狱…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C.94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5050号

狱警与囚徒

作者:李春良

责任编辑:刘德来

责任校对:文欢

装帧设计:老家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字数:302千字

印张:12.5

版次: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次:2004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8001册~11000册

书号:ISBN 7-5387-1438-3/I·1398

定价:26.00元

引 言

这个传说，很久远了。

蛮荒时代，魑魅魍魉，隐聚山林，每每兴妖作怪，残害无辜，百姓苦不堪言。

天帝闻之，遣赤龙下界拯救黎民。

赤龙驾彩虹喷火球，一路电闪雷鸣，劈倒一棵棵山妖藏身的大树，斩妖除魔，澄清乾坤。

赤龙归，山里人纷纷寻找雷击木，做成一个个小饰物，给新生儿随身佩戴，以期用赤龙的灵气和神威驱散山妖遗下的邪气，安保婴孩长大成人。

日升月落，春秋轮回，用雷击木做饰物给孩子避邪也延至下来。当年赤龙的除妖地即今日的龙岗山。

* * * * *

一条铺满鲜花的仕宦坦途
一段轰轰烈烈的婚外恋情
演绎一个宦海情殇的故事
百姓纯朴仁厚的胸怀
狱警默默奉献的精神

目 录

Turnkey & Convid

第 1 章 1

当厚重的铁门怪叫着把我和外界彻底隔开,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里,我和十来个秃头并排坐在一起反省的时候,我才真切的感到,我确实成了这些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罪犯中的一员。望着一个个光秃秃的脑袋,我突然想起了那种叫狗尿苔的野蘑菇。

第 2 章 14

“张枫,你变得太粗暴了!”许久,身边的玉楠轻轻推推张枫,语态中含满娇羞。张枫这才感到全身大汗淋漓,便把电热毯开到最大,玉楠却非要换掉有些潮湿的褥单……

第 3 章 46

美丽的女人故事多,这是一个经历颇丰富的美丽女人,在她身上,一定发生过不少故事。那么将来呢,他张枫注定要成为这个美丽女人故事中的主角吗?他意识到自己危险的心理处境,趁再明没发现急匆匆走下了楼。

第 4 章 67

看着黑子手脚被紧紧地扣在床上,我内心极其复杂。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如同号里的每一个罪犯一样,真真切切地找到了做囚徒的感觉。管教离去后,我小声问黑子,这得呆多长时间,黑子望着天棚说,说不准,弄不好就得这样等枪毙了。

第 5 章 84

她不是处女了,她的处女之身给了北京的一个导演。……她在心里自嘲自己是一个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有个明星说过,做女人难,做个名女人更难。也许她既是一个生理上的早熟者,又是一个感情上的晚熟者。

第 6 章 112

9名死囚被带到最大的一间管教办公室。此时,烟随便抽,抽得满屋子狼烟肆溢。过了一会儿,饮事员端上饺子和面条,面条里还卧着鸡蛋,可死囚们瞅着眼前的面条,大多只吃了几口……

第 7 章 135

再明对张枫说:“我将来要给你生个孩子。”张枫就瞪大了眼。再明说:“别瞪眼,我已经决定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爱上别的男人了,将来我老了,你不要我了,或者你高升离开了龙岗,我就和孩子一起生活,想想曾经拥有的这份感情,我也满足了。”

第 8 章 196

我笑笑,没有回答,给被囚的人补肾,也许是对的。被囚后,



那种正常男人的生理需要常常折磨得人要死要活,这一点当过市长的人和盗窃抢劫犯没什么两样……

第 9 章 206

想不到曾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金灿灿的玉米,突然从粮囤中爆出如此可怕,竟能在短时间内夺走一个人鲜活的生命。再明的腿有些抖起来,她反复摸着一个个断裂的钢筋茬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第 10 章 248

张管教走了,走在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他没有实现他的承诺,要闭上一只眼,或者半睁半闭着眼走,而是大睁着双眼。他对这个尘世还有太多的牵挂与留恋,他下岗的妻子需要他的亲情呵护,他尚未成年的儿子需要他的肩膀依靠……

第 11 章 264

当腹中孕育的小生命开始伸胳膊蹬腿时,反贪局一个朋友悄悄告诉再明,张枫早已被押进了岩城县看守所。这个美貌绝伦而又富有的女人彻底失望了。她流着泪把明达实业公司的业务委托给蒋姐,怀着复杂的心情遁迹了行踪。

第 12 章 354

“你他妈的也给我记住,来世我还当警察,还抓你、押你,然后送你上刑场,看着枪毙你。”剑宏说着,右手做个手枪状指在大雷的太阳穴上说:“子弹头这样打进去,啪,你的半拉脑袋就削掉了。看到法律把你这人渣干掉了,那才叫畅快!”

作者后记 393

第 1 章

当厚重的铁门怪叫着把我和外界彻底隔开，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里，我和十来个秃头并排坐在一起反省的时候，我才真切的感到，我确实成了这些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罪犯中的一员。望着一个个光秃秃的脑袋，我突然想起了那种叫狗尿苔的野蘑菇。

岩城县看守所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因为这年春天，在押人员登记簿上多了一个重要人物的姓名。

巍巍龙岗山，雄浑苍茫，绵延起伏。在山的褶皱里，点缀着一座座城市和村庄。岩城就坐落在龙岗山的边缘，往北是一望无际的松辽大平原，往南便是数百里纵横交错的山脉，一个十余万人口的小城咽喉一样卡在十来条公路、铁路的交汇点上，使岩城的地理位置顿时显得重要起来。

大凡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方，人们往往少有传统的痕迹，多有激进的思潮，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小小的岩城一下子爆发出大城市才有的那种繁华与喧嚣，却鲜见大城市的华贵与雍容。少了气度，就显得有些浮躁，而浮躁也许是所有新兴城市的共同特点。只有城南那条发端于龙岗山深处的大柳河，银色的链带般一路飘过葱茏的山川、田野，从西南逶迤而来，到城根又轻轻一扭，娴静如款款处子，悠然东去。

夕阳缓缓下沉，霞光从西山的暮霭中放射出来，姹紫嫣红，绚丽多彩。岩城轻漾在温暖的落日余辉中，白昼的喧嚣虽然还没有散去，但城里的霓虹灯已日早早地闪烁起来，奏响了夜生活的序曲，要迎接另一个波次，另一种繁华与喧闹了。

穿过热闹的道路，一路向西，在西山的山坡上，永恒的肃穆却与小城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空间狭窄的城市，这里算是很宽阔的地域，这宽阔的地域与外界是隔绝的，隔绝它们的便是四周的高墙与高墙之上的高压电网。

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是在10分钟内第5次响起。“喂，找谁？”剑宏有些不耐烦。

“你是哪位？我是检察院呀！”听筒里声音轻缓但透着威严。剑宏听出了是谁的声音，赶忙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好，检察长！”“噢，剑宏啊，你好哇，方才王检给你打过电话了吧，一定要高度重视，确保万无一失，上级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做好了，好好，一会儿人押到后就由王检陪着过去。现在他已去城外迎接去了。”

放下电话，剑宏不禁皱紧了眉头，是什么要员如此兴师动众。几年来，虽然老百姓总喊，反腐败只打蚊子、苍蝇，不打老虎，可凭心而论，这里也确实关过几个大人物，对于百姓来说，厅局级干部算是老虎了吧，可那时也就是反贪局长先来个电话联系一下，人送到后，主管监所检察科的副检察长陪同到场，绝没有今天的举动，先是反贪局长电话，没等剑宏向县局汇报，主管副局长、局长和副检察长、检察长的电话就一一打过来。

剑宏站起身来，在这间既不宽敞也不明亮的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他感到有些闷热，便脱了警服，将领带向下拽了拽。

已是仲春时节了，窗外斜飞着几只衔泥的春燕，白杨树已

绽开了嫩绿的小叶，柔柔袅袅地一团绿雾样惹人爱怜，那新绿也一定洗人眼目的。剑宏这样想着，便把视线停在了窗上，玻璃该擦了，外面那层防寒薄膜也该揭去了。春天到了，这破旧的监所似乎已无法跟上春天的脚步了，而这一切又极不协调的和他这位年轻的所长联系在一起。管后勤的王管教似乎早该安排几个劳动犯人来一次春季大扫除，这么想着剑宏便有些不满，眼前就晃动着王大财那张憨憨的脸。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剑宏急忙抄起听筒，“喂，你好！”他心想，该不是县长吧。“爸爸，妈妈问你还回来吃饭不？”原来是儿子，儿子稚气的童声让他心里泛起一股温热，当儿子问第二遍时，剑宏才想起自己是刚端起饭碗就被紧急通知回所的。和儿子通完电话，剑宏又仔细回忆了一下方才安排的每一个细节，确信没有纰漏，才叮嘱了一下门卫，向监区走去。

整个监区的造型呈现出典型的旧式监狱风格。

这种造型设计，图上叫半工字型，“工”字的横头是厕所，一竖是监室，曲折的走廊把监区和大墙连接起来，其中卡着1号、2号两道铁门，增加了森严的气氛。走廊一侧分别是审讯室、管教员办公室。

此时剑宏顺着曲折的全封闭走廊过2号铁门，来到了管教室，值班的张管教正和警校的实习生小王满头大汗的在铁皮工具箱里翻找着脚镣。其实说是主要案犯，但没说是重要刑事案犯，脚镣一般是用不上的，剑宏想制止但又想，准备工作当然是越充分越好，待他俩翻完才问安排监室的情况。

准备了两个号，要是态度好，检察院同意就放宽管号，号里我已经安排了两个经济犯，都找谈话了。不行就放13号，这号人最杂，抱不成一个团，容易掌握情况。

对张管教的安排，剑宏还算满意，他拉开蓝色的绒布帘，在

各监室在押情况一览表前沉思了一会儿，指着宽管号的两个人名说：“三个人都是经济犯合适吗？”

张管教脸红了一下说：“马上调整，马上调整！”

当重新调整完监室时，大墙外办公区值班的内勤刘小天进来报告说，方才又接到检察院的电话，说暂时不来了。张管教对着小王摊了一下手，意思是又白忙活了一场，这样的事也遇到过几次。剑宏表情平淡的说了一句，你们吃饭吧，我去监号内转转。

当他的脚步刚走进1号铁门时，原来有些吵闹的监室便依次安静了下来。这些关在囚笼里的人时间一长，练就了一双特别灵敏的耳朵，全所十几个警察的脚步声一听就准。现在是休息时间，只要不是大声喧哗打闹，说说话是允许的。而剑宏隐隐有一些满意，满意他的威严产生震慑力，不知不觉又双眉紧皱怒目圆睁起来，甚至还带上了一种杀气腾腾的表情。

透过黑铁门上的小窗，剑宏一个监室一个监室的巡视着，一张张光头衬出的面目，或狰狞、或猥琐、或淫亵、或惘然，这些脸在他面前闪过的同时，记忆也搜寻出一个个罪名，揣度着他们的心理活动。其中也有几个胆大的人犯瞅他一眼，不敢接他锐利的目光，又赶紧低下头。

他每次巡视时都注意观察一下年轻罪犯的眉毛，相书上说，稀眉断目必有牢狱之灾。他虽然不信，只是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可与人犯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却鲜见模样周正的人，也许人的命运真的写在脸上吧，剑宏想着不觉为自己宿命的观点自嘲地摇摇头。他已经走回到1号铁门，便转身对一直跟在他身后的两名看守员说：“注意巡视观察。”没待回答便走出了监区。

几天过去了，这个主要案犯始终没有出场，剑宏和他的管教们便渐渐淡忘了这件事。

这天吃过晚饭，妻子周琳在厨房忙活着拾掇。剑宏给儿子强强洗漱了一下，见天渐渐黑了下來，就先哄他上床睡了，与妻子周琳打个招呼要去所里转转，谁知周琳白了他一眼没吱声。“你怎么了？”剑宏一时懵懂。“又要走？”周琳十分麻利地刷着碗，抬起头，扑闪着大眼睛问。剑宏想起来这几天监区搞秩序整顿，晚上都忙到很晚就在所里睡了。他便瞅着周琳笑了一下说：“想我了？”“谁稀想你。”周琳说着脸上飞起一片红云。

夫妻之间生活久了，更传神的是形体语言的交流，双方的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一颦一笑，都蕴含着外人无法解读的深刻含义。周琳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毕业后来岩城一个中学当了语文教师，情感的表达往往在浪漫之中，含蓄委婉，曲折迂回，与剑宏交流，她可将形体语言发挥到极至，剑宏就是从周琳那一抬头时闪亮的目光中捕捉到她渴望的心情的，便不觉内心忽悠一动，一股热浪迅速在周身奔涌起来。

“好吧，今晚不去了，就当搞了一次警民共建。”剑宏笑嘻嘻的说，不顾周琳娇嗔的眼神，起身给所里挂了电话，问了一下值班民警，确信没有什么事便彻底放下心来。

谁知当他们上床后，正沉浸在云里雾里，波翻浪涌的情境中时，电话却不识时务地骤响了起来。

当剑宏赶到所里，一队车也刚好停在监所的大门口。门卫查验过证件，将车一辆一辆放了进来。剑宏急忙让人把院内的几盏探照灯打开。

检察长、主管监所的副检察长、反贪局长、公安局长、主管副局长依次从各自的车里下来。其中还有几位或气宇轩昂、或文质彬彬的年长、年轻者，反贪局长王一峰只向这些人介绍了所长剑宏，而介绍他们时却只用了一句这是上级反贪部门的领导。剑宏便和这几个人一一握手，知道为了保密，不便多问。

主管局长问准备工作情况，剑宏大致汇报了一下。

他感到这些人全都神秘兮兮的，不多说一句话，可怎么个羁押原则呢？保证安全、不许泄密、不许串供，这当然要做到。但有些经济犯人，身体不好的或认罪态度好的，在生活上有时会适当照顾一些的，而这需要检察院的首肯，看守所才予以配合，不然，这个尺度是不好把握的。于是剑宏汇报完又紧跟着问了一句，办案单位还有什么要求吗？

一位很富态的长者似乎明白了剑宏的意思，便说这人身体很好，态度不好，正常羁押。又提出了要严格保密措施等等要求。

剑宏一一记下后让正在值班的内勤刘小天办手续接人，当两名穿制服的检察官在中间那辆尼桑大吉普车上把这名主要案犯架下来时，剑宏吃惊地张大了嘴。

原来是他！

送走了检察长一行人后，剑宏又让刘小天写了个紧急通知贴在进入监区的1号铁门旁，大意是自今日起13号监室为特殊监管监室，任何工作人员不得与该号人犯说话，管教员谈话教育必须有所长在场。忙完这些事，剑宏看看表，又是下半夜了，只好再到办公室对付到天亮。

当身后的铁门咣一声关上时，我的心忽悠一下跌到了谷底。我知道，自由之门从此不再为我开启，窗外的阳光不再属于我，绿树不再属于我，新鲜的空气也不再属于我。

监号里光线昏暗，我背靠铁门闭上眼适应了一下，才看清，靠右边是一溜通铺，铺上几排光光的头背对着门，他们很整齐的坐着，腰板一律拔的溜直。

我的到来，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过了一会儿，铺头上靠墙角有个头发稍长一点的站了起来，冲我瞪瞪眼，指指铺的最末尾一个空位子。我明白了，走过去，学着其他秃头的样

子，盘腿一坐，两手放在膝盖，掌心向上。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反省。

坐在凉凉的板铺上，我迷迷糊糊的如坠梦中，感觉好像还在飞机上，机翼下不时有朵朵白云掠过，方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在客舱舒服的坐椅上小憩时的一个梦。可是潜意识却又在隐隐地提醒着我，一切都很真实的发生。我是下了飞机，在省城的机场上被带走的。在带走的前一刻，我还考虑是否给冉明打个电话。当时那想法是十分清晰的。

面前的墙上，稍抬眼就能看到的，是一张监规，白纸黑字，时间久了，纸有些发黄，监规两边又是板正的黑色方块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黑色的字，人眼一样，很肃穆地瞅着我，还有那么一丝嘲笑。

当反贪局的两名办案人让我在刑事拘留证上签字时，我就知道了自己的去处，然而我还是很流利很漂亮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如往常在请示上写批示一样，我的镇静让两名年轻的办案人感到吃惊。

警车一路飞奔几个小时，当走下车时，我看到了牌子，知道被送到了龙岗区邻近的县级看守所。我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反贪局的一次秘密行动。但我仍有往常下基层检查工作一样的感觉，走的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两名警察对我例行搜身检查时，我好悬吼出了声，让他们放尊重点。

只有当厚重的铁门怪叫着把我和外界彻底隔开，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里，我和十来个秃头并排坐在一起反省的时候，我才真切的感到，我确实是走进了监狱，成了这些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罪犯中的一员。

望着一个个光秃秃的脑袋，我突然想起了那种叫狗尿苔的野蘑菇。在大墙根下，一丛一丛的，李主任说这就是狗尿苔，我虽然以前从没见过，但对这名称并不陌生，在我们汉族语言里

有很多俗语，那句“狗尿苔不济，却长在金銮殿上”的俗语，我想是人人皆知的。你如果不认为这是贬意的话，那么也决不是在说狗尿苔多么金贵，最起码是在说金銮殿不是它生长的地方，那么监狱呢，看守所呢，这是否是最适合狗尿苔生长的地方？我觉得说这些光秃秃的脑袋像狗尿苔，竟是如此的贴切。那么我呢，我的头发也将会很快的被剃掉成为光光的秃瓢，加入到狗尿苔里去，亦或说狗尿苔丛里又新长出了一棵。

当我再次把目光移向黑色的方块字时，我想：到底是哪儿出了错呢？

铃声响了，休息的时间到了，靠墙角的那个长头发伸个懒腰，很舒服的啊了一声，其他的人才跟着活动了起来，几个面目狰狞的人拖着沉重的脚镣子，慢慢地在巴掌大的地上走着，哗啦哗啦的声音很大，和着从外面走廊传来的一片哗啦声，我感到如地狱般阴森恐怖。

待这几个人活动完了，铺上的人开始下地活动，我没敢随便动，只是慢慢的在铺上伸了伸腿。我以前听说过。刚进来的人都要挨一顿打的，可转念一想，已落到这步田地，别说挨一顿打，就是十顿也无所谓了。心，又坦然了许多！

“哎，干什么的？”那个管事的长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我愣了一下，对这种陌生的称呼和语气一时无法适应，想到在值班室那名瘦瘦的管教的交待，我说：“我是外地公司的经理！”

“怎么进来的？”

“诈骗！”

“我看不像。”长头发摇摇头。

另一个戴脚镣的秃头仔细瞅了一会儿，突然大声说：“别蒙我了，你是市长，那个张市长，我进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你！”

“什么？市长？市长也进来了？”号里顿时一片哗然，把我围在中间，像看动物一般。

“张市长，今天打的就是你，操！”随着声音，一个戴镣子的冲我脸就是一拳，他笑嘻嘻的瞅瞅自己的手说：“操，市长不也让我打了吗？”在他的鼓动下，另外几个人一齐朝我挥起了拳头。

“你们都给我滚开！”长头发大叫一声，这些人才住手。

血在嘴里是咸的，我擦了一下，感激地望了一眼长头发。

铁门被敲了两下，传来了“打饭”的喊声，这些人便轰地一声拥向打饭口。

我望着狼吞虎咽的同伴，头脑木木的。这时，张管教过来，从铁门的栅栏缝递过来两个塑料小盒和一只塑料匙，告诉我，我随身带的钱已经存在账上了，一会儿把行李和囚服发给我。他说着把账单递给我。我看了一眼，账上一些物品和价格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总计是三百二十元。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字时手有些抖。完事后，张管教对着号内吼了一声：“都给我听着，谁敢欺负新来的，我扒了他的皮。”

我的那份夜餐——一个窝头和半小盆土豆汤，只在我面前摆了一下，便被几个戴镣子的分享了，看到他们饿狼样的吃相，我禁不住的想起昔日满桌的珍馐。

监号里晚上是不闭灯的，灯光昏暗。我瞅了一眼，知道这特制的灯泡通过的是36伏以下的安全电压。此时已是午夜时分了，刚进来，我还闹不明白，为什么半夜才睡，难道是监狱的特殊规定？铃声响过之后，我被长头发安排在铺中间的位置上躺下，人多很挤，我只能侧躺着，只有铺头和铺尾的几个人能够平躺着自由地翻身。

反省了一天带大半夜的罪犯们都很累，躺下后不一会儿就

呼呼地睡去。咬牙的、说梦话的、放屁的、打呼噜的，还有重刑犯伸腿时的镣子声，搅动着混浊的空气，令人窒息。我闭着眼，但无法入睡，一天没吃东西了，并不觉得饿。头疼得像裂开了一样，怎么也没想起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被反贪局抓住了把柄，又觉得自己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接着就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往号里瞅，是内看守员在巡岗。

凌晨时分，走廊里的内看守员终于也熬不住睡意地折磨，巡视的间隔越来越长了。我却始终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朦胧中监号里的一切动静清晰的传入耳鼓。夜晚的思维很敏捷，其中还夹着些幻觉。想到白天几个戴脚镣的狰狞面目，怕被他们害死的危险也存在于潜意识中。

一个人拖着哗哗响的脚镣子蹦下铺，到墙角的便桶处小便，我微睁开眼，见天空中一抹灰白色已透过那片小方窗映进监号。后来白天时，我透过方窗向外张望，看到的是高墙电网和墙外一棵白杨树的树梢。

就在我将眼又闭上时，头却突然被人用被子蒙住了。紧接着，数不清的脚便重重地落到我身上、腿上，其中还有人拿着鞋底子。被子粘乎乎脏兮兮的，有股臭烘烘的气味。我一下子透不过气来，喊叫不出，手脚胡乱地挣扎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再也挣扎不动了，也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只觉得生命如一粒尘埃，向黑色的深渊悠然飘落、飘落。

终于，被子给掀开一角，一股凉凉的空气透过来，我贪婪的吸着，看清了又是长头发救了我。

他喝退了打我的人，把我扶了起来。我很感激他。起床时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我黑子吧。

吃早饭时，我把随身带的一套换洗的衣服给黑子，并且告诉他，我账上的钱不知怎么用，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黑子便把我安排在他身边。我带着多少有一点点的安全感，迎来了入监